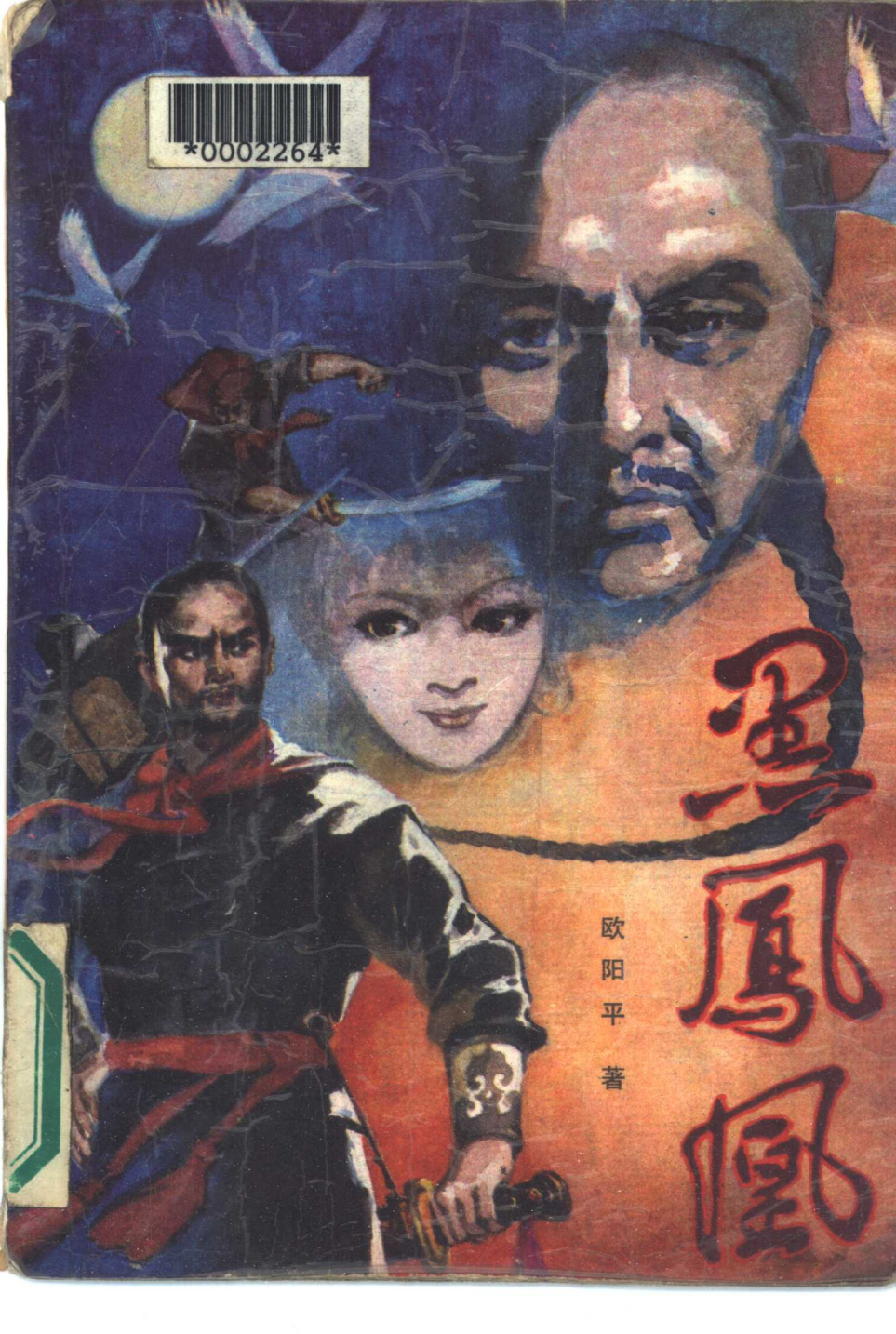




0002264



黑鳳凰

欧阳平 著

黑鳳凰

欧阳平 著

黑 凤 凰

欧阳平 著

*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77号)

湖北黄冈报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*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11印张 2插页 232千字

1988年7月第1版 1988年7月湖北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8500册

*

ISBN 7 - 5059 - 0473 - 6 / I · 299 定价：2.90元









忠臣





目 录

- 一、悍匪越狱
- 二、侠骨柔情
- 三、义昭日月
- 四、黑凤白鹤
- 五、肖二麻子
- 六、血溅闹市
- 七、万里护灵
- 八、硝坑沉冤
- 九、黑夜歼仇
- 十、神坛夺子
- 十一、又遭乱离

- 十二、人间黑狱
- 十三、生死相搏
- 十四、恶有恶报
- 十五、凤父枭雄
- 十六、孽海重波
- 十七、人伦反常
- 十八、刑场哭尸
- 十九、父子决裂
- 二十、白鹤飞来
- 二十一、流水添情

一、悍匪越狱

川边古蔺大牢里一阵叫喊。

“黑凤凰杀官越狱！”“来人呀！黑凤凰要越狱了！”

……

一个狱卒头上被砸了一个窟窿，鲜血直流，倒在死囚牢栅门的铁窗外。

管理大牢的典史（典狱官）的猪尾巴辫子，被一个死囚从小号门洞内一把揪住，半个脑袋卡在洞内动弹不得，纵有手，隔着牢门也无可奈何，只卡得他呲牙裂嘴，象猪一样哼叫。

一石激起千层浪，监牢里的囚徒们都闻风而动。叫骂、呼喝、号哭，闹成一片。尽管牢子们提着刀棍责骂、威吓，也一时弹压不住。

被揪住了辫子的何典史，挣红了脸，气咻咻地大骂：“黑凤凰，你不要命了，敢行凶闹监，看我一会收拾你……哎唷！轻点！我的辫子啊！”他极力想挣出卡在风门洞的半

个脑袋，那又怎能办到？

他——死囚黑凤凰，二十多岁，囚首垢面，鹑衣赤脚，身上带着镣、铐、铁链三大件，却掩盖不住他英俊的剑眉虎目和一身钢筋铁骨，额上胎中带下一块小小黑斑，更衬出他的豪爽、剽悍及刚毅的气质。他抓住典史的小辫子嘿嘿冷笑道：“大爷这条命早交出去了，岳家沟拉黄剥皮的肥猪（匪语：绑票）大爷捡了案，麻柳场杀刘团总夫妇老子也认了帐，连劫叙永厅八千两皇饷银子的案子大爷也承认了，其它的案子多得很，老子一时也记不清，总之一概包下，再要你这喝人血、吃人肉的管监头的命，老子还是只有一个九斤半，老子舍了。老子也叫你们收拾够了，在堂上哪样活路（刑讯）没有让老子做过，判了死刑，你们还不让老子吃饱牢饭，风也不给放，让老子受活罪。天可怜！水井也有落在吊桶内的时候，现在该大爷来收拾你这杂种了。”

“黑凤凰你这死囚，你，你敢把我怎么样？”何典史打着官腔威吓。

“泼倒命不要，我想怎样就怎样。狗官，你就喊不得一声黑大爷么？嗯？”黑凤凰说着手一紧，何典史的辫子毛根扯着头皮痛彻心肝，额角也在木洞中擦破流血，嘴里啊唷地直叫。他害怕黑凤凰扯断他的辫子，那是当奴才的标志，没有辫子咋个做官。他慌得双手护着发根，更怕这个凶横的悍匪生生地扭断他的脖子或用铁链砸碎他的天灵盖。一个亡命的死囚犯，啥歹毒的事都干得出来，多少年的狱官经验他焉有不知，今天真个是水井掉在水桶里了，只是一时间在众目睽睽之下，还软不下来。

还是禁子头谷老二有点见识，斡旋解围说：“黑五爷，

你哥子是值得的，大案子都捡了就该知道：冤有头、债有主，典狱官不过执行王法，有啥事好商量，何必下这个黄手。”

黑凤凰斜着虎目，满脸不屑地回答：“谷老二你少给老子贴膏药，饭不给老子吃饱，水火（解便）都不准方便，这是王法么？是我没有钱塞狗洞，你们才给活罪我受。启眼一看，犯盗案的陈金顺明明是冤枉，是他的老板与他婆娘通奸，想拔去眼中钉，便诬良为盗，丢在大牢。陈金顺少了几个铺盖的钱，你们又得了奸夫淫妇的贿赂，把他每晚拴在尿桶边睡，想折磨死他。犯花案的徐龟头，犯烟案的曾红鼻子都塞了包袱，不但官司要从轻发落，在监里还吃油，穿绸，有犯人侍候，你们每天还送两盒鸦片进来，让他们开灯过瘾，这是王法么？这是私刑！有钱使得鬼推磨，你们这些狗日的哪个良心不是象秤炭一样黑！”

谷老二没有动火，老差狗是有一套的，可是副差荣老么却忍不住了，操起一条长枪伸进木栅去戳黑凤凰的手。黑凤凰早有准备，尽管双手被铐，却还有点活动的余地，他一手紧揪何典史的辫子，另一手屈指一弹，一粒破碗瓷渣，已飞出栅外，射进荣老么眼中，痛得他丢了长枪，蒙脸大叫：“哎呀！哎呀！犯人杀官差了，我的眼睛，我的眼睛！”鲜血从指缝中流了出来。这小子的眼算废了——碗渣是黑凤凰早准备好的武器。

还有几个狱卒手执武器呼喝着上前，黑凤凰抖擞虎威一声大叫：“都给老子放清醒点，有胆量的只管把刀子往老子身上要命的地方捅，免得老子去出阙（原系刑部斩犯官，临刑犯官得拜阙谢恩，乃四川袍哥忌杀头之类的话）。再不

然把老子打加官（监中秘密弄死囚犯，用草纸喷湿，层层糊在脸上，窒息而死），背麻布包袱（用麻袋盛砂压死囚犯），老子还得个全尸，不过姓何的这条命也在这里，先给老子垫背。”何典史急得放出一只手乱摇，嘴里喃喃半响才急出：“站开！都给我站开！黑五哥，黑五爷，有话好说，我兄弟也是圆的不是方的，是家的不是野的，何苦同我兄弟过不去？”他软了下来。

“呸！”黑凤凰一口沫吐到他额上，骂道：“你哪配和我称兄道弟，你哪配说啥子家的野的，反正大家活不成，大爷要你垫背。”

谷老二急忙止住众卒，拱手说：“黑五爷，你一进来我兄弟就伸过手，认叫过（拉过哥老会关系），今天这件事也怪何司狱钱迷心窍，冒闯了你，有话好说，你黑五爷有什么吩咐，只要赏示一句，我们总会与人方便，自己方便的交个朋友。”

“你么？也不配！凭你一根利子（舌头）顺风扯旗的说两句就想我放管监头，没有那么便宜。不过，你既然开了口我也给你点面子，先拿钥匙来开了我的手铐，我好屙屎屙尿！”

“唔……这……？”谷老二哪敢答应这个要求，稍有疏忽，那还了得。

各监房犯人都抓住号子木栅，全神倾注事态的发展，监狱内的困苦折磨，覆盆冤屈，自身受罪，家破人亡，都巴不得有一个变乱，搅浑这潭死水，好侥幸改变自己的厄运。不过谁都明白，这是提着脑袋耍的事，又谁敢孤注一掷。何况事情总有个了结，事后自己的命操在狱吏手里，哪敢轻举妄

动，罪上加罪。因此在禁卒的弹压下渐趋安静，也有明帮禁卒吆喝，实则暗中推波逐浪为黑凤凰呐喊，不希望事情就此完结的。禁卒们此时也不敢过分逞凶，只求不要变生莫测，闹得不可收拾。

犯人们短不了互相议论。

“你们知道黑凤凰是咋个揪住何典史辫子的？”

“这我可是亲眼看见。何典史来查监，黑凤凰喊着他
说：‘嘿，我是没有几天粉子（饭）的人了，这几年刀口子上挣得有点钱，还有那笔皇饷也还没动，我无妻无子留着没用，成全你发个横财，交个朋友，好照应我的生前身后’。那财迷心窍的典史一听，只乐得鼻子眼睛都挤到了一块，忙问：‘钱在哪里？’黑凤凰把手一招，说：‘三人不传，六耳不言，把头伸过来听我说。’哪知他一接近风门洞口，一根辫子就被黑凤凰揪住了。你们说绝不绝！”一个囚犯叙说得有声有色。

另一个囚犯说：“这叫耗子带夹棍——一起下打猫的心！”引得大伙一阵哄笑。

“黑凤凰有豪气，敢来硬的，他不怕官府收拾他。”

“还有什么收拾的，他的罪已够杀头，这种人是脑壳掉了碗大个疤，他怕个屁！”

“我怕的是零敲碎打的黑办，把他弄死，监中的枉死鬼还少么。”

“哼！那些枉死的是鹦哥型，链子拴着喂的。他是凤凰，拼了脑袋送给何典史也不敢杀他：劫皇饷，拉肥猪，身上背着好几条人命的巨匪，既已生擒就得审明上详，报省乃至报到京都刑部去定案勾决。如果上司回文到县，要解犯人

上省复审、追赃，知县官交不出一个活凤凰，就会落个谎报冒功或得钱卖放，非刑毙命的罪名，轻则参处，重则拿问，县太爷是脱不了手的，他敢把黑凤凰弄死在监中么？何况拿下巨盗，审实定罪之后，地方官是有功升迁的，这是大清律上明文规定，一点马虎不得。”

“我看哪，这件事下地，狗官们不把他弄死，也要他脱层皮，打他个遍体鳞伤。”

“窗友（同铁窗难友），你懂啥子！老滚案的江洋大盗不但受得起刑，而且他可以在复审中指着遍体鳞伤翻供，说知县官诬良为盗，屈打成招，一张利口，反咬得知县难于招架。即是再用严刑，他也会一再翻供，拖延时间，好走门路做手脚，说不定碰上一个心慈面软的官或官场中彼此倾轧，乃至皇恩大赦，不就得了活命了么。”

“黑凤凰有人替他做手脚走门路么？”

“这个我咋个晓得，我又不是他们一伙。不过他是有名的江洋大盗，当然是有江湖朋友的，所以他一落马过堂就把别人的案子全揽在自己身上，为朋友们承案。当官的要他招出同党，他只承认是独脚大盗，好汉作事好汉当，不肯攀扯一个人，当堂很受了一些刑法，打凶了他就乱咬：指刑名师爷、三班差头是同伙，抢劫来的金银是窝藏在知县姨太太房里的。”

说得大家又一阵哄笑。

“你哥子说黑凤凰有朋友，咋个不来搭救他？”另一个犯人发问。

“你呀！简直不懂江湖上的事，谁不知道川、滇、黔边境绿林中的廖黑骡子、黑太深、黑凤凰为‘川边三黑’，手